

晚遊Linux待月記

Ubuntu最盛，為期初，為期末。一os之盛，為程設一，為程設二。

今作業歲bug甚盛，成績為其所勒，與warning相次開發，尤為奇觀。助教數為余言：「L紀電腦作業，作業一與二為故物也，急往觀之。」余時為成績所戀，竟不忍去系辦上。

由八樓至門口一帶，黃warning紅error，彌漫二十餘行。程設為風，作業為雨，學生哀號之盛，多於deadline之草，豔至慘矣。

然學生遊linux，止早上八點時，其實gcc編譯之工，卡坦島結構之妙，皆在作業始出，成績未下，慘狀極其濃媚。

月景與日出尤不可言，作業無情，題目無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學弟學妹受用，安可為重修道哉！

斥畢賦

週三五之秋，十月既望，孺子與助教泛舟遊于程設之下。錯誤訊息徐來，Warning不興。舉鍵盤屬助教，誦卡坦島之詩，歌寫信domain之章。被當焉，分數出於作業之上，徘徊於期中之間。寫扣橫江，日出接天。縱一行扣之所如，凌萬行bug之茫然。浩浩乎如馮迴圈起始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無限迴圈，成績而登仙。於是飲圖書會樂甚，打扣而歌0分之慘狀。歌曰：「鍵盤滑鼠擊，擊空明兮而學生淚流。渺渺兮及格機會，望助教兮天一方。」助教有嚴厲者，倚歌而當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；餘音嫋嫋，生哀號不絕如縷；舞重修之「岩壁」，泣停修之程序。學生愀然，正襟危坐而問助教曰：「何為過之機運然也？」助教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bug難飛』，此非博文之詩乎？西望日出，東望宿舍。錯誤訊息與warning相繆，生makefile乎蒼蒼，此非學生之困於程設者乎？方其破期中，下期末，順流而重修也，根號二20分流於千里，分數蔽

空，頂樓臨江，ANSI賦詩，固一世之報酬率也，而今分數安在哉？況學生與助教樵於系辦之上，侶漢堡王而友重修，駕一葉之電梯，舉學生證以相屬；寄程式與*readme*，渺茫之一分。學生之須與兩周，羨長江之無窮；挾gcc以遨遊，抱筆電而長終。知不可過乎驟得，托遺重修於悲風。」

生曰：「助教亦知L紀何得評分乎？重修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綜過關者如彼，而眾卒莫白頭髮消長也。蓋將遞迴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*return*；自其*define*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於我皆無盡也。而又何被當焉？且夫*function*之間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學生之所有，雖一*value*而莫取。惟字串上之清風，與陣列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*output*，目遇作業一之而“成色”。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是Turing與Tux還有Ronald之無盡藏也，而學生與助教之所共適。」助教喜而笑，改作業而更酌。分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學生相與授權碼乎系辦中，不知重修之既白。

記程添夜游

元豐一一二年十月二八日夜，解衣欲睡，分數入戶，欣然起行。念勿停修與重修者，遂至辦公室尋親愛之師紀博文。博文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。庭下積水如*bug*空明，水中*function*、*loop*交橫，蓋被當影也。何學期無被當？何處無程設一？但少賢人如無被當者耳。

大*bug*與小*bug*（大同與小康）

昔者，仲尼與於寫扣，事畢，出遊於Linux之上，喟然而歎。仲尼之歎，蓋歎分數也。言偃在側曰：「君子何歎？」孔子曰：「*bug*之行也，與作業之*code*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*bug*之行也，天下為*error*。無*warning*與正確訊息，講*error*修路，故人不獨扣其*bug*，不獨*debug*其*bug*；使作業有所終，*function*有所用，*loop*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*bug*皆有所養。大家有分，下學期有歸。*bug*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*debug*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重修而不過，停修而不作，故無限迴圈而不閉，是謂『大*bug*』。

今bug既隱，天下為問題，各找其問題，各寫其作業，學生為己，助教世及以為禮。卡坦島溝池以為固，博文以為紀。以正分數，以堵抄襲，以慕重修，以和作業，以設變數，以立錯誤訊息，以賢無知，以功為輸出結果。故謀用是debug，而分數由此起。博文助教學生，由此其選也。此三君子者，未有不謹於bug者也。以著其扣，以考學生，著有過，重寫講讓，示學生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bug者去，程式以為殃，是謂『小bug』。

GCC食bug

GCC性急。嘗食bug，以complier刺之，不得，便大怒，舉以秀error。bug於輸出轉未止，仍下地以warning蹶之，又不得，瞋甚，復於gcc取 - 內口中，ignore即吐之。GCC聞而大笑曰：“使code有此性，猶當無一分可論，況過學期之課邪？”

逃程設紀

晉太元中，資工人，程設為業，緣系必修行，忘作業與圖書館之遠近；忽逢程設一，刷卡數十步，中無雜路，bug鮮美，warning繽紛；助教甚異之。復重修，欲窮程設二。

走道盡小口，便得一電梯。教室有小口，彷彿若有光，便進門，從口入。初極狹，無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教室平曠，電腦儼然。有筆電、作業、同儕、直播之屬，linux相通，同學相聞。其中往來寫扣，男女衣著，悉如理工宅；白髮垂髻，並無法自樂。見助教，乃大驚，問所從來；具答之。便要出作業，設變數、殺分、作readme。系中聞有此作業，咸來問訊。自云：「先世一修再修，率學弟學妹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；遂與擋修間隔。」問「今是何世？」乃不知有程設二，無論資結、演算法！此人一一為具重修所聞，皆歎惋。助教

各復延至其題目，皆出艱深題目。停數日，二周去。此中助教語云：「不足為重修道也。」

既出，得其電梯，便扶向逃生門，處處誌之。及一樓櫃台，詣管理員，說如此。助教即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修下一堂課的路。

延畢逕博單，高尚士也，聞之，欣然停修，未果，尋病終。後遂無過程設一者。